

翻遍中国宪法和法律 无任何条文指法轮功违法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



▲2021年7月16日，近两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迫害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



2022年2月27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布碌崙举行大游行，声援3亿9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条幅上内容：九字真言避大难 退出中共保平安

纽约珠宝商染疫 念九字真言痊愈

在慢慢地一声一声地重复九字真言，她喘过气来了，感觉到空气渐渐的进入她的肺里了……

【明慧网】奥斯诺·盖德（Osnot Gad）是居住在纽约长岛的一名犹太裔女珠宝商人。2020年三月二十一日，医生告诉她得了武汉肺炎，叫她回家自我隔离。

盖德感到越来越不好，逐渐变得呼吸困难，全身疼痛起不来床，她感到了死亡的恐惧。盖德说：“整整一个月，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我经常全身大汗，无法呼吸，话都说不出来，声音越来越小。”

四月二十三日，盖德的一名朋友、法轮功学员安娜·路易斯，推荐她不妨试试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Falun Dafa Hao, Zhen Shan Ren Hao），并给她发了法轮大法的网站。

结果当天晚上盖德就回短讯给安娜，告诉安娜念了九字真言后，在慢慢地一声一声地重复九字真言的过程中，她喘过气来了，她可以感觉到空气渐渐的进入她的肺里了。她可以呼吸了。之后又发另外一个短讯告诉安娜说她可以感觉到



珠宝商盖德

心脏也有空气了。第二天早上她又写短讯给安娜说昨天晚上她念着念着结果睡着了，睡得很沉。

在接下来的三天中，盖德终于能象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

盖德说，她现在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管是睡前，还是醒来，还是在我走路的时候，还是我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抑郁的时候，我都念这个口诀。在过去的两、三周内，我恢复过来了。可以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五月十八日，盖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真的，我必须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

黑龙江女子监狱监区长陶淑萍的罪责

【明慧网】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夏日里，监狱也是阳光普照，鲜花盛开，可是，这里却是人间地狱，残害善良人的魔窟。曾先后在各监区或集训队担任过监区长、副监区长等职务的陶淑萍就是这个魔窟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之一。

陶淑萍，女，在同学和亲朋好友面前，她也和正常人一样有说有笑的，可是，一踏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她就会泯灭良知和善念，人性恶的一面就会暴露的淋漓尽致。

多年来，陶淑萍一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卖命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时她亲自动手毒打法轮功学员，有时指使犯人、狱警用酷刑等各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折磨、虐待法轮功学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她一次次触犯《监狱法》，她不但违法犯罪，也失去了中华民族传统女性应有的善良本性。明慧网多次报道她的恶行。下面仅举一例她迫害鹤岗法轮功学员的实例。

鹤岗法轮功学员刘亚琴女士生前在陶淑萍操控下的监区身心备受摧残

刘亚芹，女，一九五二年出生，老家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二零零六年她第一次结束冤狱后，就来到河北三河市，一直和儿子全家生活在一起。

修炼法轮功以前，刘亚芹患有结核性胸膜炎、胸积水，胸部一高一低，犯病时张嘴喘，喘气时都疼痛。她还患有腹膜炎、盆腔炎，走几米都困难，小肚子疼得不能碰，连腰带都不敢扎。治来治去，右小腹鼓包变成结肠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刚得法没几天，刘亚芹就奇迹般的消肿了；修炼大法只三个月，所有的病全都好了，无病一身轻松，幸福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

刘亚芹第一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曾经遭受

“苏秦背剑”等酷刑。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在黑龙江省女子遭受各种摧残。

1、酷刑体罚被逼坐小凳子五十多天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刘亚芹由三河市回鹤岗办理退休工资被克扣事宜，坐公交车途经香河高速路卡时被警察绑架，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六天后被当地警察拉回鹤岗市看守所非法拘禁，后被鹤岗市兴安区检察院、法院构陷。刘亚芹在鹤岗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禁十个月后，又被劫持到黑省女子监狱迫害。

一进监狱，刘亚芹就被分到入监集训监区“攻坚组”，由五名刑事犯包夹监控、看管，攻坚组组长高文涛经常高声叫骂、推推搡搡的。强迫体罚，让刘亚芹坐二十厘米见方、二十厘米高的小凳子上，双膝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坐在六十厘米见方的地砖内，两脚及小凳子不能出地砖，坐姿端正，不能眯眼，眯眼就用自来水浇，稍有不慎就拳打脚踢。每天深夜两点才让睡觉，四点半起床。不妥协、不写四书就一直这样坐板、体罚，看似没有暴力，实则是一种隐晦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酷刑折磨。

七、八月的天气很热，坐小凳子不到三天臀部就硌烂了，不写四书就被逼这样坐着，吃饭、上厕所都受限制，直到妥协、“转化”、写四书了，才让你坐正常的凳子。狱警把害人的“工作”都交给牢头狱霸，这些刑事犯都是诈骗和贩毒、大刑期的，以整人取乐、安抚自己扭曲的人性，达不到“转化”目的她们就随便整人。

就这样在酷刑中痛苦煎熬了五十多天，每天只让睡觉两个多小时，刘亚芹身心疲惫、精神萎靡、几近崩溃。

2、遭牢头狱霸暴力殴打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新来的法轮功学员七十六岁的

老人张奎华不写诋毁法轮功的周记，刑事犯杨絮说必须得写，还威胁说：“改造不好的话，刑满时都回不去家，直接送进洗班脑。”张奎华说：“你说了算哪？我就不信到期了都不让回家！”杨絮当即对这位老人又打又骂，并让包夹看着她写，必须达到要求才行。

当天下午，一组集体洗漱的时候，张奎华老人没有热水，同监室的刘亚芹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被犯人董莉听到了。经董莉一番歪曲事实的学舌，刘亚芹就遭到了迫害。当晚八点半，组长（牢头狱霸）高文涛将刘亚芹一通训斥、辱骂，杨絮又把刘亚芹打了一顿。

就在监室的正中央、正对着监控器的过道上，杨絮扇刘亚芹的耳光，多次用拳头猛击刘亚芹的胸部，还不时用脚踹刘亚芹。高文涛眼瞅着杨絮野蛮殴打七十岁的老人，还一起训斥刘亚芹。

监区长陶淑萍从监控器中看到了，把杨絮叫到监栏门口问情况。杨絮说：“我教训刘亚芹呢。”陶淑萍不制止这种恶行，竟然笑着说：“指挥中心现在有人看监控器，赶紧把她（刘亚芹）弄胡同里教训去。”有监区长邪恶的撑腰，杨絮更嚣张，回来后继续辱骂许久才罢休。

刘亚芹被打得胸部青紫一片，疼痛得厉害，呼吸时都痛。每次都得抓住床帮或床梯才能起来，二十多天才恢复。

刘亚琴在监狱身心备受摧残，回家不长时间就含冤离世，陶淑萍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